

魏
書

第二
八冊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閭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

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口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窗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

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

把中國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卽表
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眾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
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
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
刺史領眾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
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
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
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
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
洲殺其刺史張穆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纒槊一張
并棗柰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

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
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
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
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
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
軍侯剛女卽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
禁內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干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
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
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
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
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候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開康生奪其子難干刀斫直後元思輔而得定肅宗旣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父所執鎖於門下至曉父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尙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父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父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尙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饑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尙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

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請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眾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眾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

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眾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尅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環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土

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
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
預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
不卽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
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與時奮發足使君目
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
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
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
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濟郡嘗有
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
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
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廷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卽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蹟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

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畧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
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
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
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峽石詔延
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魯
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制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
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
斫旣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
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
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尙雄猛皆國
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
豫謀故引卿等親其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

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
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
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
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
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
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
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
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
元志爲天生所擒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
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連馬嶺南北相
去百餘步寶夤曰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
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

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寅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寅率眾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眾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曰延伯勒眾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眾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尅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

先是盧祖遷伊魯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眾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鎖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眾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眾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惫賊乃乘間得人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歛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數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眾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尅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龍壤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沒於關西龍壤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郕虬立州刺史州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巨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